

# 乡间路、清华情与特钢梦

● 胡达新（金0班）

毕业已有30年了，但有机会到北京，总会到校园走一走、看一看，这种情结，已经深入到骨子里。这些年来，我拜望过郑燕康、陈秀云等老师，既聆听了老师们的教诲，又兼着追忆往昔岁月。长者们的谆谆话语，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大的启迪。有时，则是专程参加系里组织的一些活动，或是应班里兄弟姐妹们的邀约，共同回忆清华园内五彩斑斓的青葱岁月和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。还有时，会独自一人在校园的林荫道间散散步，静静欣赏着“荷塘月色”的美景和“水木清华”的风姿，偶然间眺望到大礼堂的穹顶，心，也是醉了……

每每此时，我的眼前还会映现一条乡间小路。

看它延伸着没入清华的郁郁葱葱之中，我会感叹：这条乡间小路，如果通向的不是清华的大门，现在将是怎样的轨迹？

## 一张草席“闯”清华

把目光投向我的故乡福建漳浦，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这一方养育了我的水土，是我感恩的源头。闽南的水仙中外驰名，乡亲们更是勤劳纯朴、坚韧乐观。作为农村的孩子，小时候局限于一地，看惯了秧田麦浪和泥巴裹满裤腿，就对外面的世界特别好奇。读书、走出去、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成了很多孩子的梦想，也是最好的选择。而清华学府的大门，



对于读书郎们更是有着无比的诱惑。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也发奋地学习，一边在乡间小路上行走上学，一边眺望着清华。终于有一天，在这条小路上，等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一纸录取通知书。那是 1980 年，清华向我敞开了大门！

还记得到清华报到的那一天，接待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惊异的眼神——我随身携带的除了一些书籍、日用品外，竟只有一张草席。那时候年少懵懂，父母也是老实巴交的，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常年生活在气候温暖的闽南，根本无法想象北方的寒冷。以至于后来，我一张草席“闯”清华的故事，被班里的兄弟姐妹们调侃了好一阵子。但让我感动的是，没过几天，线性代数老师到宿舍看望我们，亲手为我缝制了被子和褥子。清华的温暖，在我第一次踏进校门时，就这样渗入到我的心田。

入校后，我碰到的第一大障碍，便是语言。在漳浦读书时，从小学到中学，基本都处在闽南语的语境中，普通话只在新闻联播里听，老师说的大都是半方言式的普通话，荒腔走板的。进入清华后，普通话成了师生、同学间交流的主要语言，我顿时变做了“开口哑巴”。宿舍里的梁健、董永泉等兄弟，老是嘲笑我“鸡同鸭讲”。嘲笑归嘲笑，他们还是非常乐意与我交流的，并带着我开始“闯荡”清华，“闯荡”北京。我也乐于拜他们为师，就这样，“土包子”跟着城里人见识了什么是周末舞会，学会了跳探戈，到中科院大礼堂看过内部电影、听过音乐会……

见识一点点增长，普通话也开始“溜”起来了，好像也学会点“阳春白雪”了，但我知道，自己还是那个来自闽南乡村的孩子。家乡给与我的坚韧和勤奋，让我在学业上也是蛮拼的，怕无颜见家乡父老。

### 难忘师恩与叮咛

当时，机械系金属材料专业的方鸿生、唐湘云、仝健民等老师，对我们也很严格。他们严谨求实、科学认真的教学风格和态度，诠释着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清华精神，也让我们学到了为人处事该有的风骨。系里的老师还为我申请到了当时最高的助学金，每月 22 元。这在 80 年代初可是一笔“大钱”。我是和大哥一同考上北京的，当时父母尽了最大的能力，给我们兄弟两人的生活费，加一起每月总共也只有 25 元。这笔助学金简直是雪中送炭！

让我时常能到食堂“抢”买一份红烧排骨，打打牙祭，保证了身体的营养。甚至有几次还奢侈一下，和班里的兄弟们一起下了朝鲜冷面馆。大城市来的王春圃等男同学们还号召大家“集资”，买了个电熨斗，我也会免费使用，好烫出像刀子一样笔笔挺的裤线去参加周末舞会。

当年蒋南翔校长嘱咐清华学子们：“争取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”，这句话时常激励着我，因此在五年的大学生涯中，我积极锻炼身体，想为今后的工作先练就一副好身板。除了打篮球、练长跑、参加班级组织的自行车郊游，我还加入了学校田径队，拿过系里的跳高冠军。

### 实习从炼钢开始干起

1984 年夏天，我们进入了实习阶段。学校安排我们班到上海第五钢铁厂实习。当时的上钢五厂，是中国特钢企业的排头兵。对于学习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我们，五钢是中国特钢的“明珠”，干这一行正好专业对口，因此颇有成就感。想想即使钢厂工作辛苦，自己的身体好，也没啥关系，就兴高采烈地融入到火红的钢城里。

实习期间，我从最基层的炼钢、吹氧、扒渣开始做起。书本上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即使是繁重的体力活，干起来也是挺有劲的。与厂里的老师傅们关系也很融洽，他们都很照顾我，说清华来的大学生至少也是要干工程师的，五钢将来要靠你们，不能让你累趴下了。这些话让我倍感温暖的同时，也从心底滋长了“钢铁报国”的责任感。因此在毕业分配时，成克强老师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二话没说就决定加入上钢五厂。

1985 年 8 月，我正式到上钢五厂报到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干就是三十年！

### 清华“回炉”

当时的五钢，人才济济，有金鑫、吕燕南、吴涛、杨博等十几位“老清华”，他们在高温合金、不锈钢等许多产品研发领域都是领军人物，成为我学习的榜样。与前辈相比，我在理论与实践各方面的差距都有不少，这使我萌发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想法。

1989 年，我又考上了清华研究生，师从方鸿生老师和郑燕康老师，学习贝氏体耐磨材料技术的研究与应用。有了在五钢工作几年的经验，我特别珍





惜这个机会，在导师的指导下，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上，想着今后怎么去学以致用，为特钢材料的研发做点贡献。二年半的研究生生涯中，分别获得过清华特等、一等奖学金，还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。

1992年，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后，再次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五钢，开始了新的研发工作。

### 心中有个“特钢梦”

从五钢诞生之日起，光荣与使命就融入了她的血脉中。钢铁报国，一直是所有五钢人为之奋斗的梦想。

在五钢工作三十年来，我目睹过她的辉煌，也见证了她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阵痛，但始终追随着她坚韧不拔的前进步伐。1998年，五钢进入宝钢，成立宝钢特钢。2007年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宝钢特钢视察时，对我们提出了“转型发展，为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特钢材料”的要求，

宝钢特钢由此引领中国钢铁由大到强的转型之路。

这几年，我的工作也由从事材料技术向生产经营、人力资源、党务工作转变，从事了更多的管理工作。但是清华给予的知识和方法，是我担当其他各项工作的基础；也正是清华给予的“猎枪”，让我奔向了“小康”。

我从闽南乡间一路行来，乡土味熏陶出祖祖辈辈勤奋、坚韧的品质，已融入我的血液和基因；清华赋予我的，是丰富的学业知识和做人做事严谨、认真的态度；特钢使我认准了实现个人价值要走的路。这么多年来，也不时有“橄榄枝”抛向我，但我就是一根筋，坚持着“钢铁报国”这条路。尽管实现“特钢梦”的征程仍然任重道远，但能够参与宝钢特钢的转型发展，见证中国钢铁由大到强的进步，仍然让我激动澎湃，让我梦想无限。如今，蒋校长的期盼犹在耳旁，我想，我还能争取为中国特钢工作二十年！<sup>80</sup>